



秋·树

□韦良秀

寒露一过,秋就深了。天空湛蓝,白云飘舞,太阳已失去它的威严,散发着橙黄色的光芒。如果把秋当成一首清新淡雅的山水田园诗,那么,秋日的树则是那田园诗意境中一行行一排排高低错落的韵脚。

秋天的树,苗条,体态婀娜,轮廓分明,躯干披着一簇簇赭红的茸毛。它不是春日单纯的朦胧青涩,也不是夏日挤作一团的翠绿,而是一首立体的诗,一幅色泽明快的山水画。

在秋风中,千姿百态的树叶竞相展示风韵之神。耀眼的黄,浓密的绿,还有那层层灰一层层紫一层层蓝一层层绿,挨挨挤挤,争着把自己融进秋的怀抱。白杨树的叶片,筋脉凸现,恣意摇摆,金黄的树叶于秋风中沙沙作响,在太阳的照耀下,闪闪烁烁地发亮,像金子一样耀眼。全身是宝的银杏树,如漫天的黄金闪亮了整个世界,如同皇室珍贵的夹袍,瞧上一眼,内心就生出些许敬仰。美丽的枫叶醉了,满树的红蝴蝶以火焰的姿态起舞,烈烈地在枫树冠上燃烧,那满头满脸的红却是层次分明,恍若“万千仙子洗胭脂,齐向此处倾胭脂”。

尤其是在果园,一眼便会看到枝头上繁华的秋天。一树树梨子迎面散开,葫芦形的、番茄形的、长卵形的,或玲珑乖巧,或雍容华贵,若妃子与丫鬟款款走来。低垂的苹果举手可摘,红扑扑的面孔从绿叶间探出时,让伸着手的人也觉得脸红。在几株虬枝苍劲的高树下仰望,耳旁响起啧啧之声——沉甸甸的石榴挂满了树枝,像烧红的水母,又像正要系上穗子的红灯笼,一树的喜庆。还有那一片柿树,红得多么好看,简直像一片火似的耀眼。古今多少诗人画家都称道枫叶的颜色,然而,比起柿树来,那枫叶却不知要逊色多少呢。

喜欢水蓝背景下那一树树的灿烂,宁静而安详。空气里,可以隐约嗅到秋天独特的气味渐渐弥漫开来,轻快而温暖。而树,绝不知道自己有如如此之大的魅力,只是用多彩的生命涂抹着秋,展示着秋,悄悄地奉献出颗颗果实。金秋虽美,但在寒气渐进的晚秋,树叶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,瑟瑟秋风从树枝刷过去,半青半黄的树叶便纷纷飘落,姿态曼妙,默默无语。或许那就是树与秋美丽的拥抱、浪漫的分别,使人很容易想起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诗句来。

秋天的树,从容,淡定,静美,从枝头扑向泥土,完成漫长的守望,倾情演绎着整个季节的神韵。

秋·藤

□方华

原野草蔓纠葛,林中树藤缠绕,田间架上瓜垂豆悬,崖坡岩面曲茎攀爬……仲秋大地,藤壮叶茂,绿肥红瘦,正是赏藤的好时节。

莫名地,喜欢那些攀缠与萦绕,或粗壮遒劲,或纤细绵柔,在我眼里,都是那么野趣天成,意味深长。

藤是写意的。在中国画中,画家大都以草书的笔法写藤勾蔓,形神兼备,意态突出。而大地上生长的藤本就是大自然写就的一幅幅草书,或狂放,或娟秀,或粗犷,或纤柔,细赏之,真是意韵浓厚,耐人品味。

藤上有深情。读欧·亨利的小说《最后一片藤叶》,老贝尔曼拼尽最后的精力画在窗外墙上的那片逼真的藤叶,迷惑了濒临死亡的琼珊,琼珊靠这片自以为暗示她的生命永不凋落的藤叶支撑,终于走出了死亡的阴霾。西洋画的写实,把情感描摹得如此鲜艳,人性的光芒在枯藤的那片藤叶上闪烁。

唏嘘感叹,两相对比,感觉中国人情感境界的营造更像一幅水墨画,浓情饱满笔端,落纸却淡然。比如马致远的《天净沙》:“枯藤老树昏鸦,小桥流

水人家。”宛如一幅大写意,以枯藤突入画面,将景物一一轻勾慢描于后,烘托出“断肠人在天涯”的秋思。

“洒涕谁能会,醉卧藤阴盖。人已去,词空在。”心想,若琼珊生在晁补之的大宋王朝,面对枯藤之上那片永不凋零的叶子,该如此沉吟吧?只是“词空在”要换成“叶空在”方贴切。

天地之间,不管品种如何,那藤蔓总是盘曲缠绵,如同人类的情感,纠葛难解,排难消。

“少游醉卧古藤下,谁与愁眉唱一杯?”还是从情感的藤蔓里解脱出来,多品赏一下自然的生长与攀缘带给我们的乐趣吧。

你看,几根枯木、几枝竹枝,随意搭起的支架上,有藤攀爬。架上,三两朵黄花正开,一两根丝瓜垂悬;架下,或是几只鸡崽觅食,或是一只小猫蜷伏。若再有一两只蜻蜓或蝶儿翩翩,该是一幅多么温馨的乡村图。

若是花窗藤攀蔓绕,绿叶婆娑,有素衣素面的女子托腮凝坐纱帘,难道不是一幅美轮美奂、令人心动的秋水望穿图?

或是涉足山野,闲依老藤,撩襟拂汗,放眼青山,又是一幅何等逍遥的诗意图卷!

“扫阶苔纹绿,拂榻藤阴清。”对藤的钟情,让我一直梦想着一间爬满青藤的小屋,炎炎夏日或是月凉如水的秋夜,独自坐在藤蔓缠绕的窗前,读书、写字、吟诗。或是什么都不做,什么都不想,只静静聆听墙头风摇叶片的沙沙声,和着窗下秋虫的轻吟,那是何等的快意与潇洒。

作为一个普通人,在寸土寸金的都市里生活,藤蔓绕屋的日子,只能是在梦里想了,但仍舍不了那缠缠绕绕的牵挂。于是,喜欢在原野采摘一些诸如牵牛之类的种子,撒种在阳台上的花盆里,眼见着一棵棵小苗探出头,最后缘着栏杆攀爬,为我营造一个小小的理想中的情境。间或有一两朵或粉或白的花骨朵儿绽放,一天的心情也就随之盛开了。

“欲唤一藤同胜践,恨无杰句压溪山。”品藤赏蔓,那心头流淌的文字与思绪,也是那藤上小小的芬芳吧?



寻梦婺源

□程应峰

去婺源前,就听去过的人说,婺源是一块古朴优雅的净土,是中国最美的乡村,是世外桃源……未入婺源,婺源就通过他人的演绎,在心中古色古香起来。因为这个原因,最美的乡村婺源,便常常以朦胧的姿容闯入我的梦中。

入得婺源,更觉不虚此行。有机会去婺源寻梦,是今年7月初的事。“四古”(古建筑、古溶洞、古植物、古文化)让人眼界大开,“四色”(绿茶、红鱼、墨砚、雪梨)更是名不虚传。极目处,山川秀美,田园如画;名木古树、小桥流水和残碑断碣,处处透出厚重的文化底蕴。

晓起,在蒙蒙细雨中拾级而上,绕过村口那棵百年老樟,看见粉墙黛瓦的村落,掩映在绿树丛林中。村前横过一条小河,水清见底,鱼虾成群。石板桥旁,几个浣衣濯菜的村妇,宛如古画中走出的女子。走过石桥,入眼的门楣上,凸现着一幅幅精美的雕刻,述说着一个个古老而久远的故事。打着伞,穿行在曲折宁静的青石小巷,一路平平

仄仄,身上油然就多几分古意和诗意,细细的雨一直下着,缠缠绵绵的,恍惚间,天地人就融为一体了。

撇开锦峰绣岭、清溪碧河不说,伟人故里江湾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,要数那儿浓重的人文气息了。江湾自古文风炽盛,曾诞生过多位仕宦以及文人学士,其中明代治淮功臣、抗倭英雄江一麟,清代朴学大师、音韵学家江永,民国教育家、佛学家江谦是佼佼者。而从古至今,小小的江湾镇竟有九十二部传世作品,不能不让人称奇。从自然的角度来看,江湾是婺源美丽的一角,从历史、人文的角度去看,江湾是以它的恢宏和庄重而让人肃然起敬的。

在李坑,我见识了真正的“小桥流水人家”。一条可容下两扇竹排通过的小河中,我坐着竹排逆流而上,神出鬼没的婺源之雨再一次打湿了衣衫。上得岸来,待雨稍事收敛,我又興味盎然地溯流而上,流水从村子中间潺潺流过,小河两边挤满了优雅的古式建筑,三五步就有一座别具情调的小桥,来来往往的人悠闲从容。小桥中有一桥,

名“通济桥”,青石板的桥面两侧铺绽着青苔,据说此桥是明初为抵御山洪而集资修建的,桥下两股溪流汇合,水流湍急,名曰“双龙戏珠”。

离开李坑时,雨已悄然停歇,山色空濛,水波流影,牧童衔笛,鸡犬相闻,俨然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,问渠那得清如许,为有源头活水来”(朱熹作)一诗所描写的情景。

在婺源游走,我的心思常为这些风景而无端地耸动:我自己的乡村,原本也是有许多灵秀之处和人文景观可资回味的,这之前我怎么就没有感觉到呢?怪不得有人会说,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。

想起了一位旅行家的话:未到婺源,婺源是一个谜,来到婺源,婺源是一个永远的谜;未到婺源,婺源是一个奇迹,来到婺源,婺源有许多奇迹。而我,在婺源的每一处,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的家园。我知道,婺源,是我梦中的奇迹;但我来到婺源之后,我才发现,我的家园,始终是我生命中的奇迹。